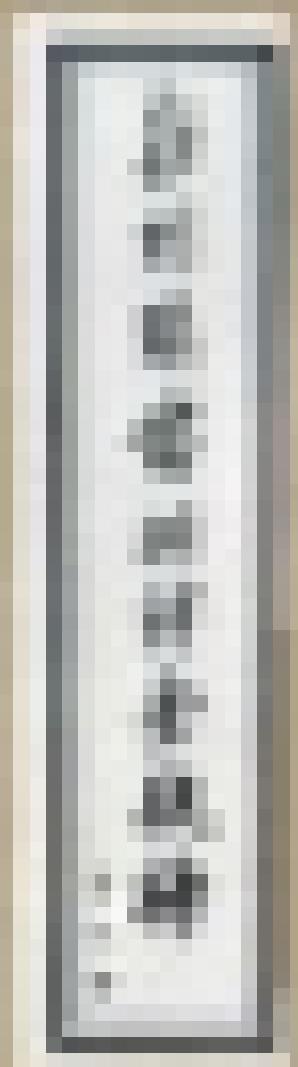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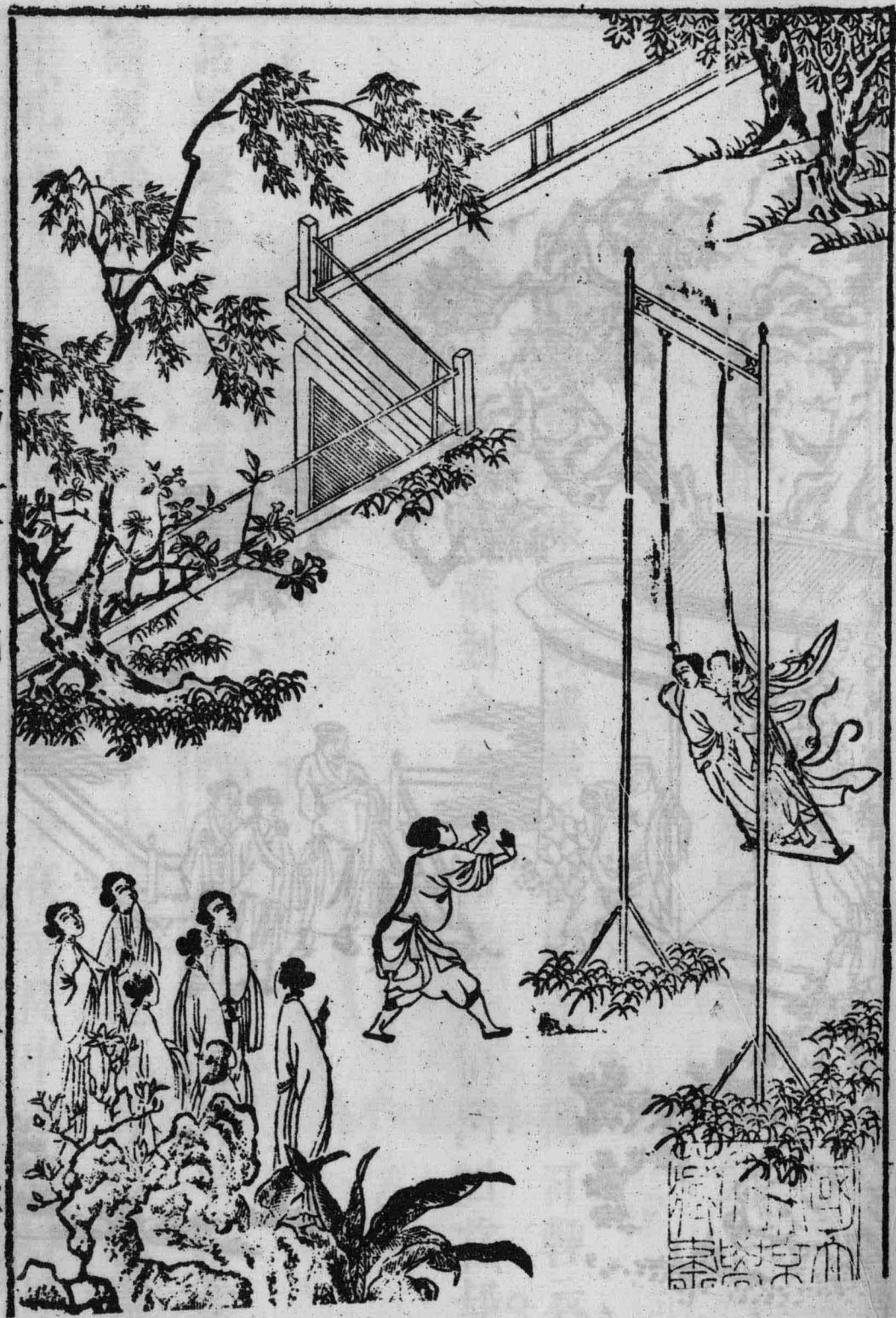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九册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詞曰

蹴罷鞦韆、起來整頓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右調點絳唇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

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箇打箇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箇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箇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

不笑不跌  
有何趣味

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妖，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必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箇立鞦韆，月娘道：你兩箇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好。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道：你每在

金蓮口珠  
了轉說誰  
三見不濟  
妙甚

這里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住，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謊的上面忙咷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濟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里咷，那里咷，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

一揖便有一  
可疑  
一微辛便  
有要搬嘴

了。雨箇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箇打了一回。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箇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腳蹠定下邊畫板。也不用○殊○亦○可○人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里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駄垛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

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里、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每夥兒裡下棋撲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

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裡洗洗頭面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脅些水與他洗臉攤塵收拾裙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叢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大師生辰的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官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

雪娥與來  
旺私情絕

不露一語

脉脉圖

簡影子有  
意到筆不

到之妙

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  
四匣杭州粉二十箇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  
你去了四箇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  
牽頭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窠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  
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  
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  
銀子來旺道恠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他他說娘  
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  
聽記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  
乏言因開箱示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

婆是那里的段子、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  
故意笑着回道、恠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箇襖兒  
與了這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  
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哩、端的是那箇與你的、又問這些  
首飾、是那里的、婦人道、呸、恠囚根子、那箇沒箇娘老子就  
是石頭鏹刺兒裡迸出來、也有箇窩巢兒、爲人就沒箇親  
戚、六眷、此是我娘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  
兒一拳、險不打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  
你和那沒人倫的猪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  
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箇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

口家沒得  
說處等空  
歸人妙絕

裡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要我手裡吊子。日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箇下落。是那箇嚼舌根的。沒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箇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畧趄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箇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箇實人。教你殺那箇人。你就殺那箇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婦人又道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見我上穿着。

以死嚇人  
是淫婦伎  
倆

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著說道媳婦子惟刺刺的  
甚麼樣子總與了我這屁股子誰得閑做他那箇是不知  
道就纂我恁一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箇饒人  
的明日我呪罵箇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  
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旣沒此事平白和人合甚氣快  
虎頭蛇尾可笑  
怕纏出雪城來

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惟倒路死的囚  
根子昧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番  
在炕上齁睡如雷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饒他  
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十箇九箇都  
着了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這宋蕙蓮窩盤住

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繇只顧海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厨下蕙蓮又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楊州鹽商王四峯被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雪隱鶯鶯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了和

此等事雖

不得不恨

然雪娥事

却又如何

古今自非  
廷以賈福  
往諺訕朝  
者率此類  
也

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在房裡哄我老婆把他吊在花園奸耍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繇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也只是箇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脚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

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  
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摸錢過日只因與  
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來興兒就  
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  
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  
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  
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  
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  
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時耐來旺  
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的在前邊大喫小喝指猪罵

狗罵了一日，又遷着他的廝打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里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嫌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箇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自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住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筭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聽

便罷、聽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箋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說得斬釘截鐵、那里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箇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道寫出玉樓無心、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終打發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到此又補出。

紋徃事  
眉目宛如  
對面

一箇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  
瞞神嚇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襍兒穿一冬裡我要  
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  
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  
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  
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  
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徑徃花園裡走  
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  
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  
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

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耻。落後娘婦子。走到屋裡。打旋麼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幾時容他傍箇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碎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想○起○從○前○有○致○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里坐着。見了俺每意。似似待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

到雪娥  
又罵一頓  
敢出懷心  
不忘

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  
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  
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儻忽那廝。  
真箇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  
了六姐你還該說說。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  
他看出我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 上 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搗香腮。  
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  
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自聽見。思想起來。你背地

偏有許多  
設想妙舌

勦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姐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手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掲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掲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耻，我却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聽了婦人之口，心得妙處。

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撻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

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箇話，我呆其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箇頭八箇膽，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裡過日。

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箇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見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興見因爹叫俺這一箇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箇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峯央蔡太師人情回來還要押送生辰担去。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不好。又使

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  
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綃絲  
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  
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婆娘忙遞舌  
頭在他口裡兩箇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  
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  
頭髮。禿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  
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婦  
人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一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  
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

此何足喜  
已微有揚  
銀棄妻之  
意

與○錢○人○怒○應

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明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見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里不見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裡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峯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

惟挑撥然  
亦有理

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箇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見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見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脱脱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丢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

金瓶梅  
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  
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  
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  
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  
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全本舉筆來押贊是題開脚腿身後發動勢力東走西跑  
裝出來却只喊央告二人同走西門慶向西門舉手于



蕙蓮含羞自縊



新鐫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遙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與君形影分吳越

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

回身哭向天邊月

宋蕙蓮

又

宋蕙蓮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達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漠漠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

金蓮

第二十六回

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箇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里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應○前○大○言○禍○開○項○人○往○如○此○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昧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

情急而亂  
禍開項人  
往如些

連心中帶  
戲謔妙語

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箇在廚房後牆底下的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覩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箇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乾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箇<sup>說得切</sup>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挂不定。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立起箇棋杆來，就是箇謊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箇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箇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箇主管在家門

此時已明做矣

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  
旺兒說了。卽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  
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  
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  
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  
箇主管。在家門首開箇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  
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  
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  
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恠賊黑囚。  
你還喚老婆說。一鍬就撅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

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求

旺見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于

是走到街上尋主僕。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太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

就心事上  
誘之不得  
不應妙局

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耻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你到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面前就弄鬼兒，你跳起身來，開了

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拋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見絆了一交。只見嚮嗚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箇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根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見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是箇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

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  
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  
廝隨卽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  
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罷  
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掩刀之計一面  
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  
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  
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里去了趁早實說那來  
旺見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  
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

麼、因把來興兒叫來面前跪下、執証說你從某日沒曾在  
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  
嘆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賊証刀杖明白、叫小  
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  
宋蕙蓮、雲鬟撩亂、衣裳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說  
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  
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  
○何○誤○出○如○  
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  
頓、如今拉着送他那里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  
婦兒、關你甚事、你起來、他無禮膽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

人面前說  
軟媚情話  
都不要臉  
矣

○老♀回○皮○

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  
好攏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憐嘛他、那蕙蓮只顧跪着不  
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  
依。依兒、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來安  
兒摶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東帖、叫  
來興兒做干証、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  
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  
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  
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  
西門慶聽言、圓睜二日、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

月娘不看  
頭勢好歹  
就勸所以  
討個沒趣

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箇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門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箇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里不題单表來旺兒

大  
哥不要急  
却讓這事  
入西廂

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斤。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筭，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跪下。這來旺見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贓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見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整害箇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

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語○○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興兒過來執証。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卽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錢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

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簫并賣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娥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

詞愈規則  
情愈疏矣  
人多不悟

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見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叫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箇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裡去，咱兩箇自在頑耍。婦人道着來，親親隨。

你張主領了。說畢。兩箇閑了門兒。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  
襍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兒。遇見西門慶在那里。便掀開裙  
子就幹。于是二人解佩露醜。妃之玉齊眉點漢署之香。雙  
鬚飛眉。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  
裡面裝着松柏兒。并排草挑着嬌香。愛四箇字。把與西  
門慶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目  
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  
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  
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  
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  
○婦人○沒受用在此○

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箇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箇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鬏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時

忿氣滿懷無處着 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箇繇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潘金蓮放了第七箇老婆我不喇嘴說就把潘字倒過來玉樓道漢子沒正條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

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揀着這命擯兎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徃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破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婦人止住小嘶。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箇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

設出許多  
未然之想  
說得事  
可慮金蓮  
口嘴殊可  
嗤

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箒另替那奴才娶一箇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後儻忽你兩箇坐在一荅裡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箇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箇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

此等論頭似從武大身上得來

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想幹這營生、不如  
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  
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  
刑限三日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  
位官、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  
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  
陰陽、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箇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  
慶要陷害此人、暗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  
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  
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箇遞解原藉徐州爲

金瓶梅  
民當查原賊、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箇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卽日押發起身、這里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箇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卽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狠狠、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箇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知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箇公人道、你好不知

道理、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里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箇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活○賤○○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箇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蕙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

金瓶梅  
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箇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箇公人又同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箇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二日來家

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卽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都不說。忽見  
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  
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  
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  
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  
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關閉了房門，放  
聲大哭道：我的人喫。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  
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

蕙蓮既爲  
消聘報仇  
又欲爲來  
壯死節雖  
淫過金蓮  
嬪兒遠矣

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  
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鉢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樞上、懸梁自縊。  
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  
不應、慌了手脚、教小廝平安兒、攏開窓戶進去、見婦人穿  
着隨身衣服、在門樞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  
門、取姜湯擦灌、須臾嚷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  
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簾、小王、都來看視、責四娘子  
兒也來瞧、一丈青拗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哭不出

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箇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動○人○苦○哀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揜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

牛是想來  
畢牛是恨  
西門慶不  
聽已言故  
執念不開  
非作態以  
擾寵也

人見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見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不出来。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遇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箇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箇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有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

此時送此  
物來自蕙  
人氣

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箇與嫂子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來安見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道：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里，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

問賁四嫂那里去。賁四嫂道俺家的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借○旁○人○口○襯○出○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箇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箇道理。惠祥道：這箇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却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睡。慢慢將言詞。

人亦輕苦  
今名理不知被此等言讀等了  
多少

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  
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  
日和尚撞一日鐘、徃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  
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  
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  
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  
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  
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據說他若早有  
金蓮聞之、如此語使自可悲、忘其情亦宜、柵鑿也

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箇聰明的、趁恁妙齡之時、一朵花  
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  
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  
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  
日和尚撞一日鐘、徃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  
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  
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  
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  
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  
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據說他若早有  
金蓮聞之、如此語使自可悲、忘其情亦宜、柵鑿也

嫁來旺爲  
報蔣聰仇  
也今來旺  
之佐誰報

雖然蔣聰  
之佐誰報

旺無西門  
旺而報來

則亦不能  
報然則來

旺之仇死  
之可也不

死之亦可

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厨子蔣聰不嫁來旺見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來每人三十板卽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聽見鍼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聽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鍼安見這鍼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鍼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

此等情節  
不堪說彼  
說破則西  
門慶自開  
口動手不得

及勸勸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裡，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恆囚根子、謾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怎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鐵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里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進屋尋遍，從門背後採出鐵安來，要打吃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床頂上。○金○苦○頤○有○膽○氣○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臉做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甚事。那西門慶氣的睜

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徃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  
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徃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在  
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  
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  
打了你那一頓揀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  
孫雪娥聽了箇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見走到前邊向  
蕙蓮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  
喝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

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箇幌兒。走到屋裡直睡到日西。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箇繇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殊無文理。後之一死。適足以賞。

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講。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蕙蓮聽了。他這

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絲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穎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攏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擰着頭兒來尋趨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罵○倒○痛○快○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肯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防被他走向前，一箇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頭撞將去，兩箇就掀扭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

四字春秋  
得妙以見  
非爲節也

後走兩箇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没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掀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檻上。自己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落後月娘送李媽。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

金瓶梅  
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窓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撫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鬼，耿耿已赴望鄉臺。星眼暝暝，屍猶橫地下，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徑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子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說道：此時你

只次添一  
語句結便  
了心題情  
作者一絲不亂

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恁箇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銀鐘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箇仵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責四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侍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

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因倚強姦他、我女  
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尸首、那  
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館林停在  
寺裡來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